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285–290.**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26rbtsm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帝国走向海洋的映照：《奥赛罗》中的海洋书写

徐研研（Xu Yanyan） 刘永杰（Liu Yongjie）

摘要：英国国土四面环海，境内任意区域距海均不超过 120 公里，独特的地理禀赋使其文学气质与海洋文化深度绑定。莎士比亚作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核心文学巨匠，其剧作蕴含大量极具时代特质的海洋书写。悲剧《奥赛罗》中的海洋叙事，不仅映照出 16 至 17 世纪英国海洋崛起的历史进程，更折射出近代英国民族意识的建构与觉醒。剧中海洋意象隐喻了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上霸权转折、伊丽莎白王朝对海上海盗势力的包容与利用策略，集中体现了近代英国开拓海洋疆域的进取诉求与民族自信。本文立足16 至 17 世纪英国海洋崛起的历史语境，深度挖掘《奥赛罗》海洋书写背后隐匿的近代英国海洋博弈的历史，探讨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

关键词：《奥赛罗》；海洋书写；莎士比亚；海盗；民族意识

作者简介：徐研研，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戏剧。电子邮箱：2389527521@qq.com。**刘永杰（通讯作者）**，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戏剧。电子邮箱：liuyongjie@zzu.edu.cn。

Title: Reflections of Britain's Turn to the Sea: Maritime Writing in *Othello*

Abstract: As an island country where no inland area is more than 120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sea, Britain's unique maritime geographical endowment deeply integrates its literary temperament with marine culture. As a preeminent literary master of the Elizabethan era, Shakespeare embedded abundant era-specific maritime writing in his works. The maritime writings in his tragedy *Othello* not only refl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Britain's maritime rise from the 16th to the 17th century, but also reveal the construction and awakening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sea imagery in the play impl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itain's maritime hegemony marked by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as well as the

Received: 12 Aug 2026 / Revised: 15 Sep 2026 / Accepted: 27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Elizabethan dynasty's policies of tolerating and utilizing maritime pirate forces. It fully embodies early modern Britain's aspiration for maritime territory expansion and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process of marine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Britain's maritime rise from the 16th to 17th centuries, this paper profoundly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maritime games hidden behind the maritime writing in *Othello*,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ity of the text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Key words: *Othello*; Maritime Writing; Shakespeare; Pirat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uthor Biographies: Xu Yanyan, student of Master degree study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E-mail: 2389527521@qq.com. **Liu Yongjie**（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field: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E-mail: liuyongjie@zzu.edu.cn.

地球表面 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海洋孕育生命、联通世界，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随着生物进化和演进，人类无法重归大海，却因其源于海洋，而对海洋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人类凭借着智力和想象力又得以重回大海（卡逊 17）。书写海洋，在中西方文学史上，亦是古已有之。汉乐府民歌《有所思》开篇第一句便写“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后面“双珠玳瑁簪”的“玳瑁”也是一种海洋生物。荷马史诗《奥德赛》（*The Odyssey*）中讲述了主人公奥德修斯的十年海上历险。在英国文学的源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中，贝奥武夫所击败的怪物格伦德尔就栖身于海底的巢穴。海洋，塑造了《贝奥武夫》中的超自然文学想象。大海以其辽阔、狂暴、神秘等特质成为文学永恒的母题。

英国地处欧洲大陆西北面的大不列颠群岛，西面是北大西洋，东面和北面是北海，南面与法国隔英吉利海峡、多佛海峡相望，境内任何地方距离海洋均不超过 120 公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的影响，英国这种四面环海的独特地理特征，使海洋成为英国文学中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于是，海洋书写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不自觉地嵌入英国作家的创作肌理。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作为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巨匠，曾被马克思评价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的文学创作中体现着英国性与英国的民族意识。同样，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及十四行诗中有着大量的海洋书写，对风暴、沉船、海盗等海上元素运用娴熟。[①]

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海洋意识勃兴期，曾担任环球剧院的股东、演员与制作人，他的创作始终敏锐捕捉时代脉搏、关切重大历史事件。16–17 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浪潮席卷欧洲，英国处于历史转型的关键节点，伊丽莎白女王富有开拓海洋的野心。1588 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场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海战之一的胜利，不仅彰显了王权统治下民族国家的凝聚力量，更彻底打破了西班牙的海洋霸权，为英国开启了向海洋强国迈进的进程。从此，海洋不再仅仅是英国国土的边界，亦成为英国积累财富、拓展势力的广阔空间。《奥赛罗》（*Othello*）大约创作于 1603 年，距英国击败无敌舰队仅相隔 15 年，剧中大量的海洋书写，很难不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对所处时代海洋热潮的文学回应与艺术投射。[②]

一、历史的镜像：威土海战与英西海战

戏剧是虚构的艺术，但伟大的戏剧作品往往能够折射出历史。和莎翁戏剧作品惯常设定的戏剧空间相同，《奥赛罗》的故事同样不发生在英国本土。第一幕在威尼斯，剩余四幕在威尼斯的属地塞浦路斯。当时的威尼斯是一个强大的水上王国，也是重要的贸易港口。它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土耳其人（Turks），即当时的奥斯曼人（Ottomans）。1416 年至 1718 年间，为争夺地中海霸权，威尼斯和土耳其进行了多达 10 次的战争。《奥赛罗》的叙事将威尼斯视作正义的一方，土耳其则作为入侵者，进攻了威尼斯的领地塞浦路斯。主人公奥赛罗在临终遗言中说道：“在阿勒坡地方，曾经有一个裹着头巾、怀着敌意的土耳其人殴打一个威尼斯人，诽谤我们的国家”（莎士比亚 103–104）。此种二元对立的敌我架构，显然并非仅止于剧情层面的偶然设定。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观众所熟稔的地缘政治格局审视，莎士比亚以威尼斯喻指英格兰、以土耳其影射西班牙的用意，或已呼之欲出。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海洋逐渐成为欧洲列强竞逐的舞台。野心勃勃的伊丽莎白女王意图通过发展海上贸易助推民族腾飞，然而此举无异于从西班牙口中夺食。1588 年春菲利浦国王派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指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英格兰，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形势明显有利于西班牙。而英国人的镇定、勇气与自信使其在这场战役中以少胜多，大获全胜。这场战役亦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精神，为以后发展大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唐晋 143）。可以认为，《奥赛罗》的故事不免受到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奥赛罗》的故事背景虽然设定在威尼斯，但其中的海洋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人和大不列颠民族对走向海洋之渴望与自信的镜像，威尼斯对土耳其的战胜，亦是对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影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土耳其的进攻舰队遭到了风暴的袭击，沉船覆灭，土耳其人全部溺死的情节，与英西海战中大风暴使西班牙 17 艘船只和 5000 人葬身大海，后西班牙人只得退回本港港口的历史事实形成惊人呼应。在《奥赛罗》中，威尼斯一方为信奉上帝的基督徒，他们相信战争的胜利是上帝的保佑。在英西海战中，已被封为爵士的海盗德雷克面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规模和阵势不免惊诧，但他只说了一句话：“还从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舰队，但全能的上帝更强大。（唐晋 143）”而“全能的上帝”随后使西班牙遇到了大风暴并遭受重创。可见，无论是戏剧情节的编织还是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共享着同一种以海洋风暴为正义裁决工具、以上帝为民族后盾的叙事逻辑。这层隐喻，使得《奥赛罗》中的风暴书写不仅是对塞浦路斯岛海战的描摹，更成为英国海洋崛起过程中自我确认与合法性建构的关键修辞。

二、身份的隐喻：“黑将军”与海盗

在英国历史上，面对强大的海上对手西班牙，伊丽莎白女王鼓励私掠船、海盗发展，以扩展海洋贸易，并视其为一种发展国家的方式。弗兰西斯·德雷克作为著名海盗，被伊丽莎白一世授予了骑士称号。1588 年，他成为海军中将成功击退西班牙无敌舰队，因此名声大噪。海盗成为构建英国海上贸易帝国的中坚力量（陶久胜 30–48）。文学层面，“海盗”亦成为一个历史和文化符号，在英国文学中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郭海霞 81），由于英国历史与海盗有着深厚渊源，英国人对海盗也有着一种特殊复杂的感情（郭海霞 85）。同时，作为一种亦正亦邪的海上力量，“海盗”的形象被大量经典文学作品再塑造，例如笛福的《海盗船长》，司各特的《海盗》以及史蒂文森《金银岛》中的海盗形象等等。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奥赛罗》，虽然未直接塑造海盗形象，但莎士比亚塑造了一个颇具“海盗气质”的奥赛罗形象。“黑将军”奥赛罗，是威尼斯的雇佣将军，供职于威尼斯军界，因其作战骁勇，屡挫土耳其入侵者，受到威尼斯公爵的重用，获得了“身份”。在第一幕第三场中，土耳其舰队向威尼斯的领地塞浦路斯来袭，奥赛罗亦临危受命，被公爵派往塞浦路斯岛镇守。

> 土耳其人正在向塞浦路斯大举进犯，奥赛罗，那岛上的实力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虽然我们派在那边代理总督职务的是一个公认为很有能力的人，可是大家的意思，都觉得由你去负责镇守，才可以万无一失。（莎士比亚 17）

然而，奥赛罗的身份就像英国 16 世纪的海盗一样，得到统治者重用、建立军功，但仍然不被主流贵族社会认可。剧中元老勃拉班修对女儿苔丝狄蒙娜与奥赛罗婚事的反对，也值得结合戏剧创作时的历史语境进行思考，彼时英国淑女与海盗的结合，又岂能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可？同时，奥赛罗的摩尔将军形象极具海盗般在海洋上叱咤风云的海洋气质，海洋成为他跨越种族边界、实现权力攀升的媒介。奥赛罗受命前往塞浦路斯抵御土耳其的进攻，这一军事行动必须跨越海洋。在第二幕第一场中，奥赛罗出场抵达塞浦路斯码头前，蒙太诺及两位军官的谈话充满了对海洋风暴的描述：

> “波浪很高，在海天之间，我看见一片船帆。”“风在陆地上吹得很厉害；从来不曾有这么大的暴风打击过我们的雉堞。要是它在海上也这么猖狂，哪一艘橡树造成的船身支持得住山一样的巨涛迎头倒下？”“你只要站在白沫飞溅的海岸上，就可以看见咆哮的汹涛直冲云霄，被狂风卷起的怒浪奔腾山立，好像要把海水浇向光明的大熊星上，熄灭那照耀北极的亘古不移的斗宿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惊涛骇浪。”（莎士比亚 22）

这些对话中的海洋描写渲染出海洋的壮阔和凶险，风暴过后，奥赛罗出场。可以说，奥赛罗是从海洋中走进戏剧的，这些海上元素，也为主人公赋予了一层“海盗气质”。这种常年海洋上驰骋所形成的“海盗气质”，一方面使得他被不谙世事的少女苔丝狄蒙娜所崇拜和神往。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爱情缘起，始于奥赛罗向苔丝狄蒙娜讲述自己“最可怕的灾祸，海上陆上惊人的奇遇”（莎士比亚 15），这些充满海洋冒险色彩的经历深深吸引了苔丝狄蒙娜，成为两人爱情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富有“海盗气质”的奥赛罗，他的破格晋升和非主流的身份也被伊阿古所代表的主流军职所嫉恨。在 16 世纪的英国，民众对于海盗的态度是矛盾的。因为，海盗既是海上犯罪的实施者，又是英格兰海洋商业帝国的助推者。珀泽（Purser）和克林顿（Clinton）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两名恶名昭彰的海盗，他们于 1583 年在沃平被公开绞死。然而，“绞刑架前的演讲”反而成为海盗的荣耀，激起台下观众的怜悯与敬佩。在断头台上，珀泽在承认自己罪行的同时强调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使得他们的处决并未使公众感到大快人心（陶久胜 30–48），反而是有一种哀惋叹息的情绪。《奥赛罗》中，对于摩尔人黑将军奥赛罗身份的争议——苔丝狄蒙娜的崇拜迷恋、威尼斯公爵对其海上军事才能的重用、伊阿古的忌妒与落井下石，无不在暗中呼应着 16 世纪海盗的复杂历史镜像。

三、海洋书写：英国民族精神的文学宣言

1588 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民族自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海洋对于英国人来说，不再是国土的边界，而是权力与征服的舞台。文学作品中也自然而然地对这种社会现实加以映射。如托马斯·海伍德 1631 年出版的《西部美少女》（*The Fair Maid of the West*）对英西海战与海盗进行了讲述与刻画（陶久胜 30–48）。《奥赛罗》中大量海洋书写，也映射出大英民族的冒险精神、开拓意识和民族自信。

虽然《奥赛罗》的空间设置在威尼斯及塞浦路斯，并非在英国本土，但其中依然可见莎士比亚对于英格兰的热情讴歌。旗官伊阿古一向言语粗俗，从他对苔丝狄蒙娜的调戏之言便可见一斑，但他在酒后却唱了一支颇具诗意和哲理的祝酒歌：“一瓶一瓶复一瓶，饮酒击瓶玎琤鸣。我为军人岂无情，人命倏忽如烟云，聊持杯酒遣浮生”（莎士比亚 33）。戏剧中，伊阿古自述这一支歌是他在英国学来的。同时在伊阿古口中，英国人的酒量非常厉害，“他会不动声色地把丹麦人灌得烂醉如泥，面不流汗把德国人灌得不省人事，还没有倒满下一杯，那荷兰人已经呕吐狼藉了”（莎士比亚 33）。“酒量”，也是一种国家实力的隐喻，彰显着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人称霸世界的野心。而后，伊阿古又唱到的“可爱的英格兰!”（莎士比亚 33）则是莎士比亚于无意识之下穿过“第四堵墙”，跳到读者面前对英国直抒胸臆的歌颂。

16–17 世纪的英国海洋扩张，离不开敢于突破、勇于挑战的冒险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奥赛罗》的海洋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戏剧的主人公奥赛罗骁勇善战，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其人生轨迹就是一部海洋冒险的史诗，曾在各种战争和意外中屡次成功脱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英国探险家驾驶船只驶向未知的海洋，克服风暴、疾病等多重困难，开辟新的航线，建立海外殖民地。《奥赛罗》中对奥赛罗海上冒险经历的赞美，对海洋风暴中坚韧意志的刻画，本质上作者是对英国民族冒险精神的肯定与颂扬。

海洋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催生了英国民族的开拓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奥赛罗》的场景设置中得到了隐喻性表达。威尼斯作为内陆与海洋的连接点，代表着现有文明的边界；塞浦路斯作为海洋中的岛屿，象征着待开拓的新空间。奥赛罗前往塞浦路斯的军事行动，既是对领土的保卫，也是对文明空间的拓展——他将威尼斯的秩序与文明带到塞浦路斯，这种空间拓展与当时英国通过海洋扩张开拓海外殖民地的行为形成呼应。

1588 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民族自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奥赛罗》中的海洋书写，是这种民族自信的文学宣言。剧中对奥赛罗军事才能的赞美，对威尼斯海军实力的肯定，实际上是对英国海洋霸权的隐喻性表达。奥赛罗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映射着着英国在海洋中的主导地位；而土耳其舰队在风暴中受挫，无法进攻塞浦路斯，也暗合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的历史事实。《奥赛罗》中的海洋书写，体现了 16–17 世纪英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折射出英国的民族自信，也为英国的海洋霸权提供了文学层面的支撑。

结语

海洋之于英国，不仅是地理上的屏障与通道，更是一种刻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符号。“走向海洋”之于近代英国，既是一场地理层面的疆域扩张，亦是一场民族精神层面的自我确立。《奥赛罗》中的海洋书写，远非戏剧空间中的背景点缀，而是莎士比亚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捕捉与艺术转译，映

照着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帝国走向海洋的历史。在 16 至 17 世纪英国海洋崛起的历史语境中，《奥赛罗》用剧中的威土海战艺术叙写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民族神话，以摩尔将军奥赛罗的跌宕命运反射伊丽莎白时代海盗的身份焦虑，以海洋作为舞台讲演英国民族精神的文学宣言。莎士比亚以文学演绎着历史，又借历史丰富着文学。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s: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Xu Yany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0405-3933

Liu Yongji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8275-2843

注解【Notes】

① 此段的部分内容参考了硕士学位论文：李澜.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海洋书写[D].吉林大学,2023.DOI: https://doi.org/10.27162/d.cnki.gjlin.2023.002080.

② 此段的部分内容参考了 CCTV 纪录片：《大国崛起》第三集 走向现代 https://tv.cctv.com/2020/08/11/VIDERCwJz1TXiHiAVC7xprcF200811.shtml?spm=C55924871139.PY8jbb3G6NT9.0.0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rayton D. *Shakespeare's Ocean: An Ecocritical Explor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1.

Falconer, A. *Shakespeare and the Sea*. Frederick Ungar, 1964.

郭海霞：《英国海洋小说中的海盗书写与重构》，《外国语文》，第 34 卷，第 5 期，2018 年，第 81–86 页。

[Guo Haixia. "The Portray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Pirates in British Maritime Fiction."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imonthly）*, vol. 34, no.5, 2018, pp. 81–8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414.2018.05.012]

郭讯枝，徐美娥：《浅谈地理环境与英国海洋文学》，《宜春学院学报》，第 26 卷，第 5 期，2004 年，第 96–98 页。

[Guo Xunzhi, Xu Meie. "A Brief Discussion o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British Maritime Literature." *Journal of Yichun University*, vol. 26, no. 5, 2021, pp. 96–98.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1-380X.2004.05.023]

卡逊，蕾切尔：《环绕我们的海洋》，宋龙艺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年。

[Carson, Rachel. *The Sea Around Us*. Translated by Song Longyi,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18.]

Mentz, Steve. *At the Bottom of Shakespeare's Sea*.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9.

莎士比亚：《奥赛罗》，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2013 年。

[Shakespeare. *Othello*. Translated by Zhu Shenghao,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3.]

唐晋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Tang, Jin.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陶久胜：《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海上私掠：〈西部美少女〉中的海盗、英西海战与贸易帝国构建》，《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 1 期，2024 年，第 30–48 页。

[Tao, Jiusheng. "Privateering in the Age of Elizabeth I: Pirates, the Anglo-Spanish Wa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ding Empire in *The Fair Maid of the West*."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o. 1, 2024, pp. 30–48. DOI: https://doi.org/10.16754/b.cnki.ymwxyjlc.2024.01.019]